

三论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

——兼论“一代独生子女”政策“自着陆”

尹文耀, 姚引妹, 李 芬

(浙江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通过对全国和 30 个省区未来 51 种生育方案近百年模拟和对人口数量控制、年龄结构改善利弊得失的对比权衡可知, 与 2020 年开始实行一代独生子女政策相比, 尽快二孩方案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并没有显著优势, 而它们的分年龄人口数和人口总量将会有较大差异, 前者将稳定在一个适中的或较小的规模上, 后者将稳定在一个庞大的规模上。研究生育政策, 制定人口战略, 既要考虑年龄结构不要过度老化, 也要考虑年龄结构相对稳定; 既要追求战术性的阶段性优势, 更要追求战略性的久远性优势。结合中国已有的大规模人口和年龄结构优化的总体要求, 可以选择在 2020 年实行大、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此项政策在公平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上具有九大优点, 可以平稳地实现我国计划生育的“自着陆”。

[关键词] 人口战略; 生育政策; 一代独生子女政策

[中图分类号] C92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7)06-0157-11

Discussions on Systematic Simulation and Comparative Selections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One Generational One-Child Policy

YIN Wen-yao, YAO Yin-mei, LI Fe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One Generational One-Child Policy in this paper is defined as as long as the couple is the only child of his/ her parents or one of the couple is the only child of his/ her parents, the couple and their children could give two births. This paper simulates about one hundred year long trends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of 51 possibilities of fertility policy adopted for the whole country and stepwise balanc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etween the population control and the ag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both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Our study shows that if The One Generational One-Child Policy continues to the year 2020, there will be no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ge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compared to the Two-Child

[收稿日期] 2006-04-1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1. 尹文耀(1946-), 男, 河北武安人,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与社会发展、人口政策; 2. 姚引妹(1963-), 女, 浙江德清人,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与经济、人口政策; 3. 李芬(1968-), 女, 浙江绍兴人,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与经济。

fertility policy. However, there will be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ge-specific population numbers and the total population; the former would be stable at the moderate or little smaller size of the population than the later one.

To study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and to establish the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we should consider how to avoid the over-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comparative stability of age structure as well. We should not only pursue the short-term tactical advantages, long-term strategic advantages are more important.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and the needs to improve the age-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 better selections of fertility policies in China will be the larger and the moderate One Generational One-Child Policy adopted in 2020. There will be 9 advantages in fairness, feasibility, maneuverability if this fertility policy is adopted. More importantly, this policy will initiate a natural landing of the current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opulation strategy; fertility policy; one generation one-child policy

在《再论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以下简称“再论”)^[1]一文中,我们通过全国和省区两个层面的分别模拟和比较选择,得到在限定终身生育率不超过 2 的情况下,考虑结构改善的一组优选方案,即在全国层面 2020 年实行普遍二孩政策,或者大、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探讨了政策调整的时机以 2020 年最优的人口学原因,证明现行生育政策需要再稳定 15 年。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政策调整口径以 2020 年普遍二孩政策,或者大、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最优的机理,展望优选方案与尽快二孩方案年龄结构,特别是人口视窗的差异,权衡优选方案与尽快二孩方案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利弊得失,最后结合政策的公平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对优选方案作出进一步比较选择。结果表明,于 2020 年通过“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实现计划生育工作“自着陆”是一种较好的政策方案。

一、全国层面年龄结构政策调整口径优选机理分析

表 1 是全国分政策口径和调整时机的三种负担系数评价值。由此可知:

1. 各政策口径的负担老年系数评价值,随调整时机向后推移而不断降低。同一调整时机,负担老年系数评价值最低的是双独后政策;评价值最高的,在 2015 年、2020 年是单独后政策,其他时机是双非后政策(表 1 黑体字)。

2. 负担少年系数评价值则相反,随调整时机向后推移而不断升高。其中评价值最高的是双独后政策(表 1 黑体字)。

3. 总负担系数评价值最高的,在 2005 - 2050 年是负担老年系数和负担少年系数评价值都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的单独政策,其他时机是双独后政策,而非双非后政策(表 1 黑体字)。

这表明从整个世纪看,双非后政策对负担老年系数降低所带来的好处,不足以弥补它对负担少年系数提高所加重的损失。反映在人口视窗评价上就是整个世纪利债相抵,以上半世纪实施单独政策负债最少,双独后单独政策次之,双非后政策再次(见图 1)。在 2015 年前实行单独后政策与双非后政策有一定差距,但 2020 年实施单独后政策只比双非后政策在世纪利债上多 1.4 个百分点,两者相差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再考虑婴幼儿变动评价,2020 年开始实行双非后政策,或单独后政策,或双独后单独政策,三者组成一组优选方案,也就可以理解了。

表 1 全国分政策口径和调整时机的三种负担系数评价价值

单位: %

实施年代	负担老年系数评价价值					负担少年系数评价价值					总负担系数评价价值				
	双独后	单独	双独后单独	单独后	双非后	双独后	单独	双独后单独	单独后	双非后	双独后	单独	双独后单独	单独后	双非后
2005	29.91	40.42	42.29	42.88	44.70	56.63	49.51	43.41	34.07	33.35	33.64	40.81	40.65	38.76	40.50
2010	28.56	40.22	41.93	42.43	43.08	57.57	49.79	43.45	33.78	34.29	32.78	40.66	40.32	38.32	39.38
2015	26.72	39.53	41.00	41.47	41.25	58.91	50.46	44.07	34.02	36.06	31.65	40.13	39.57	37.37	37.94
2020	24.76	38.55	39.73	40.31	40.05	60.57	51.09	45.02	34.57	36.53	30.58	39.35	38.59	36.22	36.60
2025	22.98	37.51	38.46	39.33	39.37	62.40	51.43	45.68	34.49	35.21	29.82	38.48	37.60	35.29	35.53
2030	21.38	36.04	36.81	38.10	38.22	64.44	51.72	46.21	33.34	33.17	29.40	37.27	36.32	34.22	34.29
2040	18.18	30.33	30.77	31.75	31.85	69.23	54.67	50.14	38.41	37.94	29.23	32.87	31.88	29.71	29.67
2050	16.13	25.05	25.22	25.69	25.96	72.95	57.65	54.46	44.78	43.68	29.90	29.31	28.42	26.03	26.00
2060	15.42	21.05	21.10	21.26	21.39	75.32	60.87	58.49	48.54	46.69	30.89	27.11	26.40	24.40	24.17
2070	15.22	16.96	16.97	17.00	17.10	77.30	66.89	66.26	64.08	63.30	31.91	26.66	26.39	25.48	24.85

注:本文图表引用的数据无特殊说明,均由作者测算而得,测算时所用资料和方法与“再论”完全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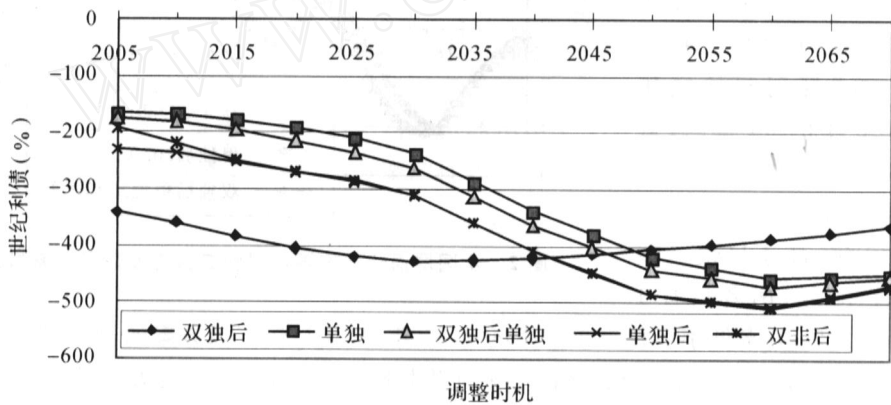


图 1 全国分政策口径和调整时机的世纪利债

二、全国层面优选方案年龄结构前景展望

(一) 优选方案人口结构常规指标展望

从年龄结构指标的最高值或最低值的一个时点、一个极点上看,尽快二孩方案相对于三个优选方案有一定的优势。三个优选方案与尽快二孩方案相比(见表 2): (1) 总负担系数最高值,双非后 2020 方案高出 6.53 个百分点,单独后 2020 方案高出 6.85 个百分点,双独后单独 2020 方案高出 4.13 个百分点; (2) 老年人口比重最高值,双非后 2020 方案高 1.73 个百分点,单独后 2020 方案高 1.75 个百分点,双独后单独 2020 方案高 1.83 个百分点; (3)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低值,双非后 2020 方案低 2.00 个百分点,单独后 2020 方案低 2.09 个百分点,双独后单独 2020 方案低 1.28 个百分点。三个优选方案中,以双独后单独 2020 方案与尽快二孩方案差距最小。

表 2 优选方案与尽快二孩方案极值比较

指标	尽快二孩		双非后 2020			单独后 2020			双独后单独 2020		
	极值	极值年代	极值	极值年代	尽快二孩之差	极值	极值年代	尽快二孩之差	极值	极值年代	尽快二孩之差
总人口(万)	144 774.60	2039	139 625.10	2025	- 5 149.50	139 035.10	2023	- 5 739.50	139 041.60	2023	- 5 733.00
总负担系数(%)	77.72	2085	84.25	2057	6.53	84.57	2057	6.85	81.85	2058	4.13
老年人口比重(%)	28.63	2056	30.36	2056	1.73	30.38	2056	1.75	30.46	2056	1.83
老年人口规模(万)	39 172.33	2055	39 172.33	2055	0	39 172.33	2055	0	39 172.33	2055	0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低值(%)	56.27	2085	54.27	2057	- 2.00	54.18	2057	- 2.09	54.99	2058	- 1.28

(二) 各政策方案在年龄结构上的阶段性优势和久远性优势

从某一个时点、某一个极点上,全国层面尽快二孩方案具有某种优势,但从长远看,这种优势就不太明显了。比如分时期看,三个优选方案的总负担系数在 2031 年前、2083 年后都低于尽快二孩方案。在“十一五”规划起始之年 2006 年至 2100 年的 95 年间,双非后 2020 和双独后单独 2020 方案的总负担系数,低于尽快二孩方案的时间有 47 年,高于尽快二孩方案的时间有 48 年,两者只有 1 年之差;单独后 2020 方案低于尽快二孩方案的有 51 年,高于尽快二孩方案的有 44 年,两者有 7 年之差(见图 2)。这就是说,尽快二孩方案的某种优势是阶段性的,三个优选方案的某种不足也是阶段性的。各方案的这种阶段性优势也表现在其他指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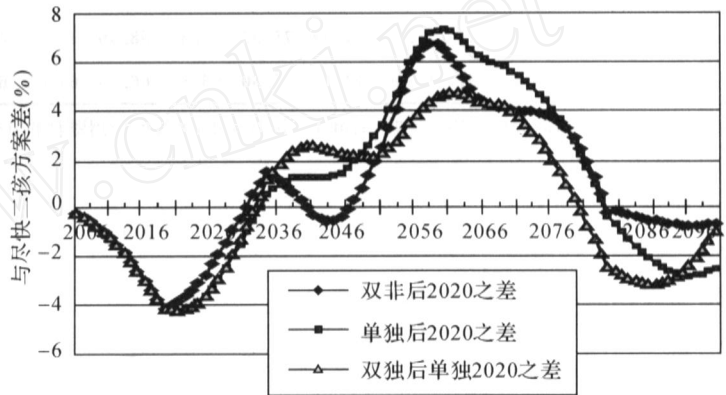


图 2 全国层面优选方案与尽快二孩方案总负担系数比较

图 3 是优选方案和尽快二孩方案各老年人口比重之差。由图可知,三优选方案高于尽快二孩方案的幅度逐年升高,在 2069 年达到最高点,这时优选方案与尽快二孩方案年龄结构上的差异达到最大。这也是与优选方案相比,尽快二孩方案对老年人口比重可能改善的最大限度。单独后 2020 在 2079 年、双非后 2020 在 2080 年、双独后单独 2020 在 2082 年老年人口比重开始低于尽快二孩方案,其中双非后 2020、单独后 2020 将这一趋势一直保持至 21 世纪末,而双独后单独 2020 在 2093 年开始又略高于尽快二孩方案。根据稳定人口原理,当所有方案生育率都回归到更替水平后,在相同的死亡水平上,它们的老年人口比重最终将稳定在同一水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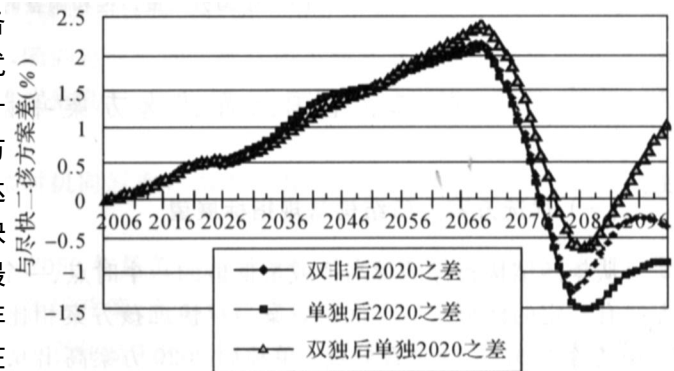


图 3 全国层面优选方案老年人口比重与尽快二孩方案比较

从总体上看,在21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50年内,尽快二孩政策的一些结构指标有利于年龄结构改善,但改善程度有限;况且这种改善只是阶段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方案的优势将在某一时期超过尽快二孩政策,最终与尽快二孩政策趋同。另外,这种有限程度、有限时段的改善,却要以其他结构方面的长期牺牲为代价(如出现出生人口较大的波动及由此带来的年龄结构长期波动,这已经在前面谈过,此处不再重复),也要以永久性较大规模的人口基数为代价。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研究生育政策,制定人口战略,从时间上来说,要追求阶段性的优势,更要追求久远的战略性优势;要权衡各阶段的利弊得失,求得久远优势的最大化。

(三) 优选方案人口视窗在全国和省区层面的表现

研究生育政策,制定人口战略,不仅需要时间上有战略眼光,在空间上也要有战略眼光,要从全国层面和多数省区着眼。对优选方案人口视窗的考察就要既考虑全国层面的表现,又考虑多数省区的表现。我们先来看全国层面的优选方案表现。表3是人们最关心的人口视窗诸指标比较。按本文设置的标准选取三个优选方案进行比较:(1)开窗和闭窗时长,三者比尽快二孩方案缩短或延长1年。尽快二孩方案开窗时长并不比其他方案长多少。(2)开窗时的年均红利,尽快二孩方案是最低的;当然闭窗时的年均负债也是最低的,这就是我们在“一论”中说过的两个极端效应在人口视窗上的反映。从数值看,三个优选方案,开窗时的年均红利比尽快二孩方案分别高2个百分点以上,以单独后2020最高;闭窗时的年均负债只比尽快二孩方案高不足2个百分点,其中双独后单独2020不足1个百分点。在开窗时的年均红利上,三个优选方案具有一定优势;在闭窗时的年均负债上,尽快二孩方案的优势并不十分突出。(3)在2006-2100年的95年间利债相抵,三个优选方案平均每年净负债比尽快二孩方案高不足1个百分点,其中双独后单独2020不足半个百分点。从长远的眼光看,尽快二孩方案的优势更不突出。

表3 全国优选方案人口视窗比较

比较指标	尽快二孩	现行政策		双非后2020		单独后2020		双独后单独2020	
		指标值	尽快二孩之差	指标值	尽快二孩之差	指标值	尽快二孩之差	指标值	尽快二孩之差
开窗时长(年)	33.00	34.00	1.00	32.00	-1.00	32.00	-1.00	32.00	-1.00
闭窗时长(年)	62.00	61.00	-1.00	63.00	1.00	63.00	1.00	63.00	1.00
开窗时年均红利(%)	17.03	19.25	2.22	19.09	2.06	19.35	2.32	19.17	2.14
闭窗时年均负债(%)	-12.17	-16.57	-4.40	-13.96	-1.79	-14.12	-1.95	-13.14	-0.97
年度视窗(%)	-2.03	-3.75	-1.72	-2.83	-0.8	-2.84	-0.81	-2.26	-0.23
红利总和(%)	561.89	654.45	92.56	610.72	48.83	619.33	57.44	613.37	51.48
负债总和(%)	-754.80	-1010.93	-256.13	-879.48	-124.68	-889.49	-134.69	-827.64	-72.84
世纪利债(%)	-192.91	-356.48	-163.57	-268.76	-75.85	-270.16	-77.25	-214.27	-21.36

我们再来考察全国层面的优选方案口径和时机在各省区人口视窗的表现(见表4)。据统计:(1)三个优选方案中,最少也有63.33%的省区开窗时长大于等于尽快二孩方案,其中双独后单独2020方案最多,达73.33%;(2)开窗时间至少有80%的省区年均红利大于等于尽快二孩方案,其

参见尹文耀、姚引妹、李芬《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载《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2期,第20-35页,下文简称为“一论”。

中双独后单独 2020 方案更高达 96.67 %; (3) 开窗时间的红利总和至少有 80 % 的省区大于等于尽快二孩方案, 其中双独后单独 2020 方案为 100 %。

表 4 分省区优选方案人口视窗比较

视窗项目	样本总数	现行政策		全国层面的优选方案 在各省区人口视窗的表现						省区层面的优选方案 在各省区人口视窗的表现					
				双非后 2020		单独后 2020		双独后 单独 2020		优选方案 1		优选方案 2		优选方案 3	
		样本	%	样本	%	样本	%	样本	%	样本	%	样本	%	样本	%
开窗时长	30	26	86.67	21	70.00	19	63.33	22	73.33	20	66.67	22	73.33	22	73.33
年均红利	30	30	100.00	24	80.00	26	86.67	29	96.67	29	96.67	28	93.33	29	96.67
红利总和	30	29	96.67	24	80.00	24	80.00	30	100.00	30	100.00	30	100.00	30	100.00
负债时长	30	4	13.33	9	30.00	11	36.67	8	26.67	10	33.33	8	26.67	8	26.67
年均负债	30	27	90.00	30	100.00	29	96.67	25	83.33	27	90.00	25	83.33	25	83.33
总和负债	30	27	90.00	30	100.00	30	100.00	26	86.67	27	90.00	26	86.67	26	86.67
世纪利债	30	16	53.33	2	6.67	3	10.00	18	60.00	17	56.67	18	60.00	18	60.00
视窗评价	30	11	36.67	2	6.67	2	6.67	12	40.00	10	33.33	14	46.67	12	40.00
年度视窗	30	16	53.33	2	6.67	3	10.00	18	60.00	17	56.67	19	63.33	18	60.00
婴幼儿变动系数	30	24	80.00	27	90.00	28	93.33	26	86.67	25	83.33	27	90.00	26	86.67

注: 年均负债、总和负债为绝对值大于等于尽快二孩方案的样本数, 关闭窗口为大于尽快二孩方案的样本数, 其他为大于等于尽快二孩方案的样本数。省区优选方案, 见表 1 所列分省的优选方案, 其他是统一按全国层面优选方案同一口径和时机模拟结果。

按全国层面的优选方案口径和时机模拟, 三个优选方案也有相当高比例的年均负债、总和负债大于等于尽快二孩方案。这又是人口指标双重极端效应的反映, 是追求较高红利时必须付出的代价。在 2006 - 2100 年的 95 年间利债相抵, 只有少数省区净红利大于等于尽快二孩方案。

按各省区只考虑结构的优选方案口径和时机模拟, 上述各指标大于等于尽快二孩方案的比例更高。开窗时红利总和, 100 % 的省区大于等于尽快二孩方案。近百年总计, 有一半以上省区净红利大于等于尽快二孩方案。这就是说, 根据各省区具体情况选择的优选方案效果更佳。

(四) 优选方案年龄结构稳定性在省区层面的表现

对全国层面优选方案年龄结构的稳定性, 我们已有分析。此处只举出省区层面如下模拟结果: 按全国层面的优选方案口径和时机模拟, 三个优选方案中, 至少有 86 % 以上的省区婴幼儿变动系数评价价值高于尽快二孩方案, 其中双非后 2020 和单独后 2020 方案更高达 90 % 以上。按各省区优选方案口径和时机模拟, 也至少有 83 % 的省区婴幼儿变动系数评价价值高于尽快二孩方案, 有的则高达 90 % (见表 4)。

三、优选方案人口总量控制和年龄结构改善利弊得失权衡

如果说各方案人口结构上的差异在某一时刻或某一阶段有的只有一两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见表 2), 最多有五六个百分点(总负担系数, 见表 2), 且随着时间推移, 这种差异将不断缩小, 最终趋于同一年龄结构。而各方案在人口规模的差异却是以数千万、上亿来衡量

的,而且这种差别将继续扩大,直至在一定的规模上静止下来。

三优选方案人口总量,将在2023-2025年先后达到顶级规模,其中双非后2020是139 625.10万(2025年),单独后2020是139 035.10万(2023年),双独后单独2020是139 041.60万(2023年),分别比尽快二孩方案的顶级规模144 774.60万(2039年)少5 149.50万、5 739.50万、5 733.00万(见表2)。到2050年,三优选方案将比尽快二孩方案少7500万—7800万。到21世纪末,尽快二孩方案将达到12.4亿,与之相比,三优选方案将分别少1.1亿—1.6亿(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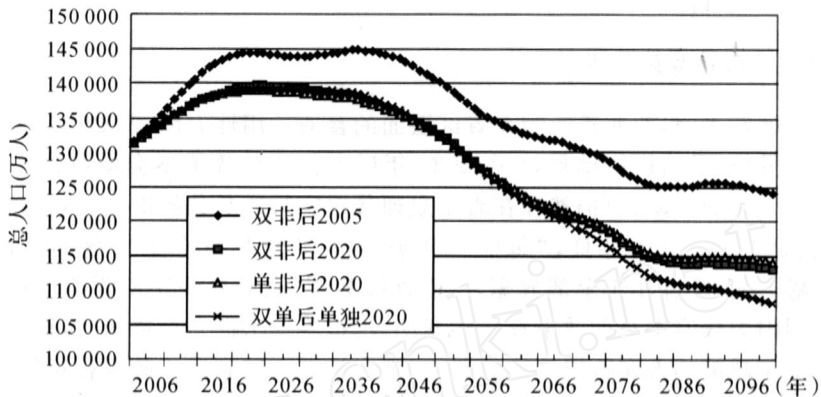


图4 全国总人口规模

对于优选方案组来说,在2006-2100年的95年间,平均每年人口负债多出不足1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最高峰值高出2个多百分点,换来总人口1个亿的降低和分年龄人口变动的相对平缓;以某一时期、某种结构的困难,换来压力的永久性减轻和年龄结构的最终趋同,孰轻孰重,不难权衡。

如果将优选方案与尽快二孩方案在2006-2100年间利债之差求和(见表3“世纪利债”一行),同时将存活人年数之差求和并加以对比,孰轻孰重,就更容易决断了:(1)双非后2020以总计75.85个百分点的净负债,换来总计72.49亿人年的减少;(2)单独后2020以总计77.25个百分点的净负债,换来总计71.54亿人年的减少;(3)双独后单独2020以总计21.36个百分点的净负债,换来总计82.75亿人年的减少。

如前所述,尽快二孩方案在人口利债上并没有显著优势,即使有,也只是阶段性的、微弱的。如果与婴幼儿周期性波动对2006-2100年间年龄结构稳定性的长期影响一并考虑,特别是与更长时间人口总量上的永久性差异一并考虑的话,那种阶段性的、微弱的优势将显得更加短暂和微弱。

按照静止人口理论,只要生育率和死亡水平长期保持不变,年龄结构上的差异都只是暂时的、阶段性的,最终都将趋于同一结构。而它们的分年龄人口数和人口总量将会有较大的差异,或者稳定在一个庞大的规模上,或者稳定在一个适中的或较小的规模上。是克服暂时的、阶段性的、结构性的困难,使未来人口长期稳定在一个适中的规模上,还是缓解暂时的、阶段性的、结构性的问题,使未来人口长期稳定在一个较大规模上,这是研究生育政策和人口发展战略必须作出选择的。要制定大战略,要用大眼光,结合中国已有的大规模人口,当然应该选择前者。

四、讨论与结论

如果说“一论”对一个相对发达省区考虑迁移的生育政策模拟优选具有典型性的话,“再论”、“三论”不考虑迁移的、分全国和省区两个层面的模拟选择更具普遍性。正是出于普遍性考虑,本文特别注意全国层面的优选方案在各省区的表现。结果表明,现行生育政策迟早必须进行调整,但立即实行普遍二孩政策也是不可取的。即使在年龄结构上,尽快二孩政策无论在全国还是大多数省

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最优方案,也不是改善年龄结构的唯一出路方案。我们的“一论”已经表明,而“再论”对年龄结构的集中分析则再次表明,即使只考虑年龄结构改善,现行政策也需要稳定到 2020 年。除了少数省区,尽快二孩方案尚不具有普遍意义。2020 年后,实行二孩政策、中口径和大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阈值分别为 1.0982、1.0973、1.0765,各项指标都在平均值的一倍以上,无显著差异,以上各项指标分析也表明了这一点。因此,2020 年是选择二孩政策还是选择中口径或大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还需要结合全国层面和省区层面的具体情况,以及政策的公平性、可操作性作深入探讨。

(一) 2020 年普遍二孩政策分析

“再论”的分析已经表明,双非后政策在省区层面的普遍适用性方面,不如中口径和大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另外,虽然模拟结果显示,2020 年后实行二孩政策不会像在这之前实行这一政策而引起出生人口太大的波动,但仍然存在着是立即普遍实行还是分批次实行,存在着如何软着陆的问题。如果类似曾毅提出的那样,“每隔一年或一年多普遍允许生二孩的低限年龄下降一岁”^{[2]106},年年放宽一批,经过几年全部放宽,一则连续数年,政策界限年年调整,频繁变动,人心浮动,工作不稳;二则因为政府本身的政策在年年变动,也很难要求群众严格执行,很难对不执行当年政策而提前执行下年政策的人实行限制或惩罚;三则会让群众感到反正政策在年年变动,执行不执行无所谓,最终使软着陆变成一纸空文。

利用提倡晚婚晚育来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实现软着陆的目的,并不利于家庭负担结构的改善,相反还有可能将家庭结构推向负担最重的陷阱。家庭的代际结构与负担结构有联系,也有区别。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必然使独生子女家庭形成“四(祖父母、外祖父母)、二(独生子女夫妇)、二(独生子女的子女)”的代际结构。是否形成“四、二、二”的负担结构,取决于独生子女父母生育年龄、独生子女生育年龄、生育间隔和参加劳动年龄、退出劳动年龄、存活寿命间的相互关系。本文作者之一曾对独生子女家庭生育模式百年模拟结果进行说明,独生子女生育孩子的年龄早些,可能会避开“四、二、二”负担结构;独生子女生育孩子的年龄越晚,形成“四、二、二”负担结构的危险就越大,时间就越长^{[3]62-66}。

假定夫妇年龄相同,每代夫妇都在 20 岁生育,祖父母辈 60 岁退休,那时孙子女的年龄为 20 岁,完全可以和父母一起抚养祖父母。如果每代夫妇都在 21 岁生育,祖父母辈 60 岁退休时,孙子女的年龄为 18 岁,也有一定能力和父母一起抚养祖父母。祖父母退休年龄如果推迟一些,孙子女的抚养能力会更强。假定独生子女父母生育年龄和独生子女初育年龄都是 24 岁,独生子女的生育间隔为 4 年(即生第二个孩子的年龄为 28 岁,即曾毅设定的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最低年龄),独生子女的子女就业年龄为 18 岁。那么,独生子女父母 60 岁退休时,独生子女的第一个子女的年龄为 12 岁,第二个子女为 8 岁,此时独生子女对上要抚养 4 个老人,对下要抚养 2 个孩子,就形成了典型的“四、二、二”的负担结构。这种负担结构一直延续到独生子女的第一个子女 18 岁就业,时间长度为 6 年。假定未来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年龄推迟到 65 岁,形成这种结构的时间就只有 1 年。如果独生子女的子女就业年龄推迟到 21 岁大专毕业,按 60 岁退休,这一结构将延续 9 年;按 65 岁退休,这一结构将延续 4 年。按照曾毅的设计,从 2012—2030 年的 18 年中,一二孩平均生育年龄还将分别增加 0.9 岁与 1.8 岁,将会有更多的家庭面临形成这种结构的危险,这显然与设计者的初衷是相反的^[2]。在独生子女政策转变为二孩政策的过程中,“四、二、二”的负担结构是很容易产生的。规避这种风险,应该是政策转换、政策选择的应有之意。

(二) 2020 年一代独生子女政策“自着陆”分析

实行中口径和大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有以下九大优点:

1. 所有地区、所有家庭生育权利平等。无论哪种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都以夫妻双方或一方是否独生子女为依据,这就规定了所有家庭,无论从父系考察还是从母系考察,或是从双系考察,都必须有一代是独生子女。农与非农、城镇与乡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计划生育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无一例外,各个年龄段的育龄妇女也无一例外。这就赋予了所有地区、所有家庭平等的生育权利,不会因限制某一时段35岁以上的妇女生育二胎而形成生育上的“年龄歧视”。

2. 界限鲜明单一,便于实际操作。无论城镇和乡村,都根据夫妻双方或一方、或其父母双方或一方是否独生子女这一特征来区分政策对象,界限单一鲜明,很好掌握。这有助于克服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差别、城乡户口差别对计划生育政策对象难以区别的困难。

3. 有利于避免出生人口突然膨胀。无论在我国哪个地区,独生子女比重都是陆续提高的,他(她)们及他(她)们的子女进入结婚生育年龄也是陆续的,这就避免了生育政策对象的突然增长,也就避免了出生人口的突然膨胀,更不可能出现失控局面。这有利于计划生育先进地区生育水平自然平稳地回归,也有利于计划生育困难地区继续大力提倡“只生一个孩子”。通过这种政策,从而平稳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由“一孩”政策向“二孩”政策的过渡,实现生育率的自然回归。

4. 有利于避免地区、城乡相互攀比、冲击。计划生育先进地区生育二孩比例升高,是由当地独生子女年龄性别结构和比重等自然因素决定的,不是政策因素所致。因此,这种自然回归不会造成地区攀比,不会对其他地区造成冲击,也不会因城镇生育二孩比例升高而冲击农村,更不会因低生育水平地区生育水平回升而吸引生育移民。

5. 有利于变“逆淘汰”为“正淘汰”。这一政策将促使独生子女比例高的地区和人群生育率优先回升。它将表现为发达地区先于欠发达地区、城镇先于农村、高教育水平家庭先于低教育水平家庭,长期争论的所谓“逆淘汰”问题也将转为“正淘汰”。

6. 有利于消除人口城镇化在人口机械变动和自然变动两方面的政策障碍。实行这一政策后,人口的自然变动将推动发达地区人口比重、城镇地区人口比重的升高,成为人口在发达地区、城镇地区聚集的推动力。农村人口也不会因城镇生育政策偏紧而不愿转变为城镇人口。这既有利于消除城镇化在机械变动方面的障碍,又有利于消除城镇化在自然变动方面的障碍,使城镇化获得新的动力而加速推进。

7. 自然而然地实现对独生子女家庭损失的补偿和非独生子女家庭“欠债”的偿还。所有农业的与非农业的、城镇的与乡村的因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形成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将自然而然地得到补偿,而那些还没有执行这一政策的家庭还要继续履行他们的义务,偿还他们的“欠债”。赋予各时代各年龄人口相对平等的生育权力,使得所有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生育权益上的相对平等。

8. 兑现独生子女政策只是“一代人”的承诺。学界议论的独生子女政策只是“一代人”的承诺^{[4]23-24}。1980年,党中央在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到的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缓和后“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5]27}的承诺都将得到兑现。生育年龄、生育间隔、生育一胎还是二胎、晚婚晚育还是法定婚龄结婚生育,只要不突破政策允许的生育指标,什么时候生、间隔几年生都将交由群众自己决策,计划生育动力将由外生转变为内生。计划生育的机制将由政府的行政力为主导转变为群众的发展力为主导。即使按法定年龄结婚后就立即生育,也应该受到保护和鼓励,因为这有利于祖父母辈退休前孙子女走上就业岗位,从而与其父母一起抚养祖父母。

9. 有利于计划生育困难地区稳定政策、稳定人心。明确了一代独生子女政策,也就更显示了国家继续提倡“只生一个孩子”、继续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决心,就可以使计划生育困难地区的群众认识到,无论如何每个家庭或迟或早都要有一代是独生子女,不再想方设法逃脱“只生一个孩子”的义务,便于消除非独生子女家庭侥幸心理,也便于消除独生子女家庭吃亏心理。无论独生子女家庭还是非独生子女家庭都吃了定心丸,人心稳定了,干部工作就更好开展了。

所有这一切都将自然而然地、平稳地实现。因此,我们可以借“硬着陆”、“软着陆”、“缓着陆”的

提法,称之为“一代独生子女政策”“自着陆”。

另外,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已经表明,在省区层面的普遍适用性方面,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优于大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除此之外,较之于 2020 年实行双非后政策或大口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2020 年实行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在诸多结构指标上与尽快二孩方案差别更小、更接近。“再论”已分别叙及,现集中摘录如下:总负担系数最高值多出幅度最低为 4.13 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低值相差最少为 1.28 个百分点;开窗和闭窗时间的长度最接近为相差 1 年;闭窗时负债总和相差最少为 72.84 个百分点;闭窗时的年均负债相差最少不足 1 个百分点,为 0.97;世纪净负债相差最少为 21.36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净负债相差最低为 0.23 个百分点。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在省区层面的表现更佳:开窗时长大于等于尽快二孩方案的省区最多达 73.33%;开窗时年均红利大于等于尽快二孩方案的省区最多有 96.67%;开窗时红利总和大于等于尽快二孩方案的省区达 100%。而人口总量控制最高峰值比尽快二孩方案低 5 733 万。2050 年比尽快二孩方案低 7 713 万,2100 年比尽快二孩方案低 15 854 万,届时总人口为 108 135.85 万。

由此可见,三个优选方案中,以大、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更好操作;一代独生子女政策中,又以中口径效果最佳。但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因可分为两种对象(双独夫妇、单独夫妇)、两种政策(双独夫妇及其子女可生二个;单独夫妇可生二个,其子女仍生一个),故增加了政策的复杂程度和难度,还需结合实际,摸索经验。

(三) 艰难的历程,光明的未来

须认识到的是,中国人口和社会发展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我们不可随心所欲。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哪些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哪些是我们不可改变、只能适应的;哪些是我们可以享用的,哪些是我们必须忍受的。对我们的能力有一个恰当的定位,对未来规律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而又高瞻远瞩的战略和政策。

以下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未来数十年、上百年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一是建国以来迅速增长的人口及其形成的庞大规模,及随之而来的数量增长的严格控制;二是对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质量改善的不断追求,对健康长寿坚持不懈的努力。

首先,即使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只要人类追求长寿的努力不放弃,在达到生理长寿极限之前,人口老龄化就会持续不断地加重,不可能静止在一个水平上。因为在这个极限之前,经过努力,寿命多多少少会有所延长,所有国家都将如此。

其次,建国后至计划生育前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期时,人口老化程度会特别地重。即使 20 世纪 70 年代一开始计划生育就普遍允许生两个坚持至今,也逃脱不了这一劫难。即使现在把政策放宽到最大限度,立即普遍生育两个孩子,这种缓解和改善也是有限的。政策调整可以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减轻一些困难,但不能改变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基本性质和阶段性特征。人口转变必然带来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同时也必然带来一个年龄结构的黑色时期。有开窗时期必有闭窗时期,有赢利时期必有亏损时期。只想享受黄金时期的好处,不想承受黑色时期的困难,是办不到的。况且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善的同时,又会造成其他方面的恶化;某一时期的改善又可能造成另一时期的恶化。即使优选方案也同样具有这种情况,只是程度不同。要认清它根源于规律,根源于

此处所说的“黑色时期”只是相对于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而言,它形象地描写总负担系数,特别是负担老年系数相对于其他时期最重的时期,并不是说这个时期一片黑暗。经过长期发展,到那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面临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较重和老年人口比重较高等因素可能造成的困难,将有更好的精神和物质的准备,将有更充分的条件克服困难,取得更大发展。

历史,而不是当前的政策,政策只能有限地起到加重或减轻的作用。要忍受,要面对,要做好熬过这一关的充分准备,不要把罪过全部推到独生子女政策上,甚至否认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和它造福于民族的伟大功绩,把它视为造成令人“堪忧”的、“越来越严重”的、“覆盖城乡所有人群”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坚冰”^[6]。

再次,一旦计划生育前出生的人口离世而去,中国特殊的困难也就过去了。那时,20世纪后20年以来严格的数量控制给中国人带来的好处才会更充分地展现,人口年龄结构也将和发达国家一样,步入正常老化的轨道。那时中国才可能摆脱人口数量增减和年龄结构波动的困扰,最终超脱动物界数量变动规律的扰动^[7],一心一意地发展人类与动物界有根本区别的质,集中精力提高人口质量。而要真正走到这一步,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至少也要一个预期寿命的时间。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视野,有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不能操之过急。数量控制不能操之过急,结构转型不能操之过急,政策调整同样也不能操之过急。

我们在“再论”、“三论”两篇文章里,站在全国百年甚至更长时期发展的战略高度,分全国和省区两个层面,对我国的生育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模拟、比较和选择。政策属于战术层面,它以战略为指导,为战略而制定。我们对政策的模拟选择,正是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以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为指导,坚持在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兼顾的原则下进行。我们将在“四论”中,对我国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基本规律进行系统模拟和概括,对如何在战略层面协调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人口学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对人口的实证分析、定量论证。本文利用大量数据进行模拟测算,不是要玩弄数字游戏,只是想发扬人口学这一特殊传统,将研究建立在严格论证的基础上,尽量少一些主观猜测,多一些实证研究。我们深感这个题目事关重大,且有诸多不同意见,所以十分谨慎小心,恐有差错。即使如此,错也难免。谨以此文求教于学界,请同仁赐教。

[参 考 文 献]

- [1] 尹文耀,李芬,姚引妹.再论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兼论现行生育政策再稳定15年[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6(6):14-24. [Yin Wenyaoy, Li Fen, Yao Yinmei. Revisit of the Systematic Simulation of Chinese Fertility Policies and Strategic Selections: Keeping the Current Fertility Policy in Another 15 Years[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36(6):14-24.]
- [2] 曾毅.试论二孩晚育政策软着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6,(1):93-109. [Zeng Yi. A Soft Landing with the Two Children Late Birth Policy: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6, (1):93-109.]
- [3] 尹文耀.21世纪中国人口系统模拟与决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 [Yin Wenyaoy. Systematic Simula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Strategic Selections in 21st Century[M]. 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00.]
- [4] 穆光宗.非大智慧大勇气不可为:论我国生育政策抉择[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12(1):23-25. [Mu Guangzong. Only Great Wisdom and Courage Would Do:Discussion on the Choices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J]. Market & Demographic Analysis, 2006, 12(1):23-25.]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中国人口年鉴198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Research Center for Population of CASS. China Population Yearbook 1985[M].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1986.]
- [6] 冯妮娜.计划生育“计划”了谁?[J].民族论坛(人文新刊),2005,(11):4-9. [Feng Nina. Family Planning: Who is Affected? [J]. Nationalities Forum(New Humanity), 2005, (11):4-9.]
- [7] 查瑞传.人口控制:一个需要不断认识的战略性问题[J].人口研究,2001,(2):1-5. [Zha Ruichuan. Population Control Is a Strategic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Considered Continuously[J]. Population Research, 2001, (2):1-5.]